

丝路古史散论

芮传明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丝路古史散论

芮传明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路古史散论/芮传明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3
(复旦文库)

ISBN 978-7-309-12735-5

I. 丝… II. 芮… III. 丝绸之路-历史-研究 IV. 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8420 号

丝路古史散论

芮传明 著

责任编辑/宋文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259 千

201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735-5/K · 606

定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芮传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西交通史”专业硕士学位及“中亚史”专业博士学位。主要学术研究领域涉及古代中外关系史、中央欧亚史、宗教文化交流等；对于古代丝绸之路专题颇多研究心得。历年来，相关的学术专著有《大唐西域记全译（详注）》、《东西纹饰比较》（第一作者）、《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志》、《古突厥碑铭研究》、《淫祀与迷信——中国古代迷信群体研究》、《东方摩尼教研究》、《摩尼教敦煌吐鲁番文书译释与研究》等。有关丝绸之路的知识普及读物则有《丝绸之路研究入门》、《中外文化交流择要》、《内陆欧亚风云录》、《异域和亲悲喜录》、《“胡人”与文明交流纵横谈》、《丝绸之路古史漫谈》等。另有学术译著《巫术的兴衰》、《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一译者）、《中亚文明史》第一卷、《上海歹土》等。此外，并有涉及古代中外关系、丝绸之路、中央欧亚、北方民族、摩尼教和古代宗教文化等领域的论文近百篇，以及编著数本。

序 言

本书既以“丝绸之路”为题，自当略述“丝绸之路”的含义，至少，规定一下“丝路”在本书中的大致含义。

“丝绸之路”最初只是学术界在较小范围内使用的一个术语，并不具有严格的定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广泛，“丝绸之路”越来越成为一个普及性和大众化的词汇，乃至在 21 世纪 10 年代中叶频繁地出现在中国政府和大众媒体的文件和文章中，它由于涉及国际经济建设和文明交流的丰富内涵，故几乎变成妇孺皆知的名称。这恐怕是当初创造该术语的学者始所未料的。

有关“丝绸之路”一名的最早出现，当追溯到 19 世纪著名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的东方之行及其相关著述。他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曾经两度前来中国等远东地区考察，特别是第二次考察，花费了四年的时间，走遍了中国的十多个省区。此后，李希霍芬便着手撰写有关中国的研究巨著，前后经历数十年，总计五卷的名为《中国》的书在他去世之后才完成全部出版工作^①。

古代中国(特别是唐代以前)与欧亚大陆上其他地区的交往，主要通过发自中国西北地区的陆上交通道进行，而中

^① *China: The results of My Travels and the Studies Based Thereon*. 其撰写和出版时间始自 1877 年，终于作者逝世(1905 年)之后的 1912 年，在这漫长的数十年间，完成了全书共计五卷的正文和两卷地图集的正式出版。

原王朝输出的物质产品,则以具有悠久历史的优质丝绸为主体。因此,李希霍芬便将这些漫长的陆上交通道形象地称之为“丝绸之路”。由于他的母语是德语,故德文的 Seidenstrasse 和英文的 Silk Roads 也就往往并称于世了。

李希霍芬所谓的“丝绸之路”大体上归纳了古代中国的西北交通道,即发自渭水流域,经过“西域”(今新疆地区),前赴“中亚”(狭义的“中亚”,指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再由此分赴南亚、咸海和里海之北的中央欧亚,包括伊朗在内的西亚,最终抵达叙利亚,乃至再从叙利亚经地中海水路而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或意大利的罗马等地。

不过,嗣后随着“丝绸之路”名称在学术界和大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及它在古代乃至现代文明中的重要意义的彰显,它所涵盖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广,定义日趋完善。大体而言,被普遍认可的分类是“两大类、三大干线”,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大类;“草原之路”“绿洲之路”和“海上丝路”三大干线。当然,“三大干线”是包括在“两大类”之内的。在此则略为介绍一下三大干线:所谓的“草原之路”大体是指从黄河流域以北通往蒙古高原,经西伯利亚大草原,抵达咸海、里海、黑海北岸,乃至更西的东欧地区的交通道;由于它们主要经过游牧人活动的草原地区,故称草原之路。所谓的“绿洲之路”大约是指发自华北,经河西地区、塔里木盆地,再经中亚而赴西亚、小亚等地,或者南下南亚各地的交通道;由于它们多数经过沙漠绿洲地区,故称“绿洲之路”。至于“海上丝路”,则是发自中国沿海地区,经今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等国,抵达红海、地中海以及非洲东海岸等地的海洋航路,故称“海上丝路”。

当然,近年来又有另一种“三大丝绸之路”之说,即是所谓的“西北丝绸之路”(经由中国西北方出境的陆道的总称)、“海上丝绸之路”(发自中国南部沿海,通往东南亚乃至西亚、北非等地的“南方”水路和发自东部沿海,通往日本的“东方”水路),以及“西南丝绸之路”。最后一名用以指称始发和途经今中国西南地区的陆上交通道,贯穿四川、云南等地,经由缅甸出境,再联接印度、中亚诸地。

尽管诸说不一,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指一条或者几条交通道,实际上是泛指古代亚洲、欧洲、非洲之间频繁往来的交通网络。易言之,只要是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或密或疏地分布着这类交通网络。正因为如此,古代居民通过这些交通网络交流的物质显然远远不止“丝绸”一项,并且,在某些网络中,丝绸很可能只占据着交易物品的一小部分,甚至根本不存在丝绸交易。尽管如此,它们仍然被称为“丝绸之路”,甚至,有些学者所谓的“陶瓷之路”“大黄之路”“麝香之路”等等,也可包含在广义的“丝绸之路”内。

所以,今天的“丝绸之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交通道路概念,也远远越出了“丝绸”单项交流的概念;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实际上代表了古代中国与“域外”,或者“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乃至人口等方面全方位交流的内容。至此,我们若谓古代的“丝路历史”大体上相当于古代的“中外交流史”,恐怕离事实也不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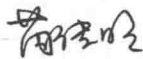
笔者在此作这样的陈说,无非是想指出,本书将要谈论的中外交流的方方面面,不妨都归之于“丝绸之路”的古代史事。我的学术专业是“古代中外关系史”“古代中亚史”,显而易见,这些领域与“丝绸之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曾经撰写的百来篇论文,谈到古代中外的物质交流,如论及域外

骏马与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关系；古代中国丝绸输出的特点和影响。还曾论及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如分析“和亲”政策的缘由、方式与作用；突厥人在世界中古史上的作用等。又曾论及丝绸之路上的特殊角色粟特人，讨论粟特人对于中古中国之经济、文化、宗教，乃至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巨大影响。最后，我更多地谈论了丝绸之路上宗教文化传播的问题，重点研究了东传的摩尼教。

多年来，我所讨论的这些专题，虽然分布的范围不能算是太窄（例如，兼及了丝绸之路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文明交流活动的主体“西胡”与“北胡”的研究、丝路交通地理的考证、古代夷教的传播过程与影响，以及涉及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中外交往），但是，毕竟不能视作是对丝路古史的系统研究，因此，本书的标题姑以“散论”名之，以区别于全面和系统的探讨。

说句“敝帚自珍”的话，我的这些“散论”虽然不敢讲业已形成“权威结论”或者“铸成铁案”，却也不乏创新之见，有些看法亦颇获同仁们的赞同和响应。所以，我在本书中酌情地予以论释和介绍，或许会给读者诸君若干启发，使得他们对于古代丝路上发生的某些历史事件获得更接近事实真相的认识，乃至偶或产生“灵光乍现”之感；当然，即使读者只对丝路古史获得一些普通的知识，收到“管中窥豹”的效果，我也十分满足了。

以此篇幅不大的书，贡献给热衷于探讨丝路古史的读者。敬祝诸君取得更大的成就。



2016年1月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编 丝绸之路与游牧人	1
第一章 推动中外交往的域外骏马	2
一、古代帝君的骏马	2
二、从域外输入的马文化	20
第二章 丝绸输出的目的与影响	33
一、中原王朝丝绸输出的主要目的	33
二、丝绸输出对世界大势的影响	46
第三章 和亲——强权间的政治斗争工具	57
一、旨在缓解强敌寇侵的和亲	58
二、旨在招徕和嘉奖域外“忠臣”的和亲	64
三、旨在离间域外诸部的和亲	67
四、旨在借助外力以逐鹿中原的和亲	71
五、和亲之利弊简评	77
第四章 馄饨、浑脱，源自游牧人的创造	85
一、“馄饨”本是“胡食”	85
二、“浑脱”是游牧人的创造	87
三、浑脱帽与浑脱舞	92
第五章 “桃花石”的来龙去脉	95
一、学界的不同观点	95

二、“大汉”在域外闻名最久，影响最大	100
三、“大汉”与 Tabγač 等名的语音比定	104
四、“大家”“宅家”的语源推测	107
第六章 从突厥的“史前”居地看游牧人的迁徙	111
一、突厥起源传说揭示的史实	112
二、“阿史那”名号体现的“里海渊源”	114
三、擅长冶铁的特征	116
四、阿史那人与可萨人的相似制度	120
五、阿史那人与可萨人的相似官衔	123
六、阿史那人与里海诸族的相似文化习俗	126
七、阿史那突厥文化中的其他文明因素	129
八、阿史那突厥人可能的迁徙过程	132
第二编 丝绸之路上的特殊角色——粟特人	135
第一章 粟特与粟弋异同辨	137
一、粟特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史	137
二、粟弋的考辨	152
第二章 粟特人在中原的经济和文化活动	166
一、中原地区的“酒家胡”	166
二、“胡乐”“胡舞”在中国内地的传播	176
第三章 粟特人对游牧人的影响与掌控	191
一、粟特人与突厥汗国	191
二、粟特人与回纥汗国	199
第四章 粟特人的军政特长	213
——以五代时期为例	
一、骁勇善战的粟特人	213
二、擅长治政的粟特人	221

三、五代时期粟特系军政人员兴盛的原因简析	229
第五章 曳落河、柘羯的含义和由来	232
一、有关“曳落河”与“柘羯”的诸说	232
二、“曳落河”与“柘羯”的基本特征	235
三、奥斯曼帝国的“奴军”制度	241
四、曳落河、柘羯与 Solak、Spahi 的同源关系	246
第三编 丝绸之路与宗教思想传播	249
第一章 中国的卐形纹饰	250
一、卐形成为汉字的时间	250
二、中国上古时代的卐形	253
三、中国卐字与印度文化的关系	257
四、关于“室利鞞蹉”与“塞缚悉底迦”的问题	261
五、古代中国“卐”的含义	264
六、小结	271
第二章 饕餮与贪魔的关系探讨	273
一、汉文古籍的有关记载	273
二、近世学者的主要观点及抵牾之处	277
三、西亚“阿缙(Āz)”或“贪魔”的形象	282
四、饕餮与贪魔的关系分析	289
第三章 “摩尼”称号的源流	303
一、佛经中的“摩尼”佛	304
二、佛经中的“摩尼(珠)”含义	308
三、摩尼教的“珠”观念	319
四、分析与推论	324
第四章 “以杀度人”信仰的由来和演变	331
一、中国所见的“以杀度人”观念	331

二、摩尼教的“戒杀”观念	339
三、摩尼教的“光明分子”观念	343
四、分析和结论	353
第五章 摩尼教影响武则天、白居易的可能性推测	356
一、武则天的宗教思想辨析	356
二、白居易“摩尼教诗”的真伪	375

第一编 丝绸之路与游牧人

在论及古代中外交往,或者中央欧亚地区的人类活动规律时,学界多很认可日本近代学者白鸟库吉的一个精辟结论:“南北对抗,东西交通。”其基本含义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往往以武力入侵的方式进入南方的农耕地区,而东方居民和西方居民的交往,则多以和平交流的形式进行。显然,在这些年代里,位于中国北方、活跃于中央欧亚地区的游牧人成为了历史进程的主角之一;而他们则被中原汉人俗称为“北胡”。

古人所谓的“胡”,大体可以作这样的定义:是为居于以中原为核心地区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居民指称非本族人的专名。亦即是说,就地域而论,“胡”源自域外或边陲之地;就血缘而论,“胡”并非汉族的任何血族群;就文化而论,“胡”都是“被发左衽”的文明落后者。如果再稍具体化一下,则“胡”又可按其相对于“中国”的原居地大致方位而分别称“西胡”“北胡”“东胡”等。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原历朝影响最大的,便是长期活动于中原北方境外的中央欧亚地区的游牧人,即“北胡”。本编即举数例,略谈纵横古代丝绸之路,与中原王朝交往密切的游牧人的重大活动及其影响。

第一章 推动中外交往的域外骏马

一、古代帝君的骏马

古代有关“中国”的地理概念，远不及当今“中国”的范围那么大，通常来说，只是以某个或某些相对强大的中原政权的管辖范围来界定“中国”。所以，就马匹——特别是骏马——的产地而言，几乎始终是在“域外”，即使现代的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所产的马也往往被视作“域外”之马。

史载的著名骏马，尤其是与帝君相关的骏马，几乎都是来自“域外”。成于晋朝的《拾遗记》声称，周穆王（公元前11—前10世纪）拥有八匹骏马：第一匹骏马名为“绝地”，奔跑起来犹如浮光掠过，足不践土；第二匹骏马名为“翻羽”，奔跑的速度极快，乃至超越飞禽；第三匹骏马名为“奔霄”，一夜之间便能行程万里；第四匹骏马名为“超影”，能够追随着太阳的移动而行；第五匹骏马名为“踰辉”，其毛色鲜亮，犹如光芒一般；第六匹骏马名为“超光”，行走的速度不逊于光，以致奔跑起来，一个实体可以带出十个身影；第七匹骏马名为“腾雾”，也是速度极快，令人产生腾云驾雾之感；第八匹骏马名为“挟翼”，其身上长有肉翅。这八匹骏马轮流驾车，载着穆

王游历天下^①。

从《拾遗记》所载的这八匹骏马的名号上,似乎根本看不出它们来自域外,然而,较早的《穆天子传》(可能成于战国时期)所作的同类记载,却明显地揭示出它们都源自域外。《穆天子传》称,这八骏分别号为赤骥、盗骊、白义、踰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我们稍加考证,便可看出,这些骏马的名号实际上大部分都是非汉语(突厥语)的音译。在此举几个例子^②。

第一,先看“盗骊”。不同的汉文古籍记载了这种骏马的多个异名,例如,除了“盗骊(盗骊)”之外,还有“駢驪”“桃驪”“駢驪”等名^③,而其读音则都与 tao li 接近。显而易见,它们应该都是某种非汉语的音译名。虽然有人声称“骊(骊)”是黑色之意;而“盗骊”则是细颈之黑马,似乎这些名号具有汉文含义。但是实际上这只是对个别名号的顾名思义之说,若综观诸多异名,则只能得到“音译”的结论。

古代各突厥语方言如 toruğ、doruğ、doru 等,都意为栗色马、赤褐色马,例如,《阙特勤碑》东面第 33 行称:“第三次,他

① 原文为:“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扶翼,身有肉翅。递而驾焉,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见(晋)王嘉撰《拾遗记》卷三《周穆王》,齐治平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60页。

② 有关古代骏马源自域外的考证,可参看笔者旧文《周穆王唐太宗骏马名号语源考》,载《暨南史学》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29页。

③ 《广雅疏证》释“駢驪”条云:“《史记·秦本纪》‘造父得骥温骊’,徐广云:‘温,一作盗。’《索隐》云:‘邹诞生本作駢,音陶。’则盗骊即此駢驪。……《玉篇》作桃驪;《御览》引《广雅》,亦作‘桃’;《集韵》云:‘駢驪,兽名,似马。’”见(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十下,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第1486页。

骑披甲栗色马叶勤悉利进击。此马在那里被杀。”^①这一“栗色马”的古突厥语的拉丁转文写为 *toruğ*, 此词至今存在于突厥语的所有语言群中, 分别作 *doruğ* 或 *doru* 等。而它们都与“盗驪”的古音十分接近, 所以把“盗驪”看成是突厥语马名的译音, 基本上是合理的。

另一方面, 即使按照汉文译名往往尽量音义兼顾的传统, 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因为胡三省在解释《资治通鉴》“(姚)襄所乘骏马曰鬣眉驪”一语时说, 黑而黄色称“鬣”; 而“驪”与“鬣”在音、义两方面都是相通的。所以, “盗驪”一名暗含“黑而黄色”(即近似于栗色或赤褐色)的意思, 应该十分清楚。由此看来, 把周穆王的八骏之一“盗驪”看作为源自“胡马”的一种骏马, 并无疑问。

第二, 再看八骏之三的“白义”。它在《列子》中称为“白牺”, 在《拾遗记》中则称“奔霄”。虽然“奔霄”一名从词义上看, 似乎有“夜行(万里)”之意, 但是一旦与白义、白牺的读音相比较, 就很像是音译名了。另一方面, 如果再把它们与汉武帝得之于西域的神骏之名相比较, 就更显出其“胡源”了。

《史记》称, 汉武帝远征大宛(约相当于今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之后, 得到的千里马名为“蒲梢”; 《汉书》也称, 自从武帝开通西域之后, 源自域外的蒲梢、龙文、鱼目、汗血等名马充满于中国王宫^②。而这一“蒲梢”在其他地方也被称为蒲骚、蒲捎等, 充分证明了它是一音译名。

综观白义、白牺、奔霄、蒲梢、蒲骚、蒲捎等汉名的读音,

① 译文据自拙著《古突厥碑铭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第224页。

② “自是之后, 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 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见《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赞》,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2年, 第3928页。

都可以是古突厥语 *bo:z at* 或者 *bo:z yunt*(义为灰色/深灰色的马)的近似读音。有迹象表明,古代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往往用淡毛色的马作为贵人的坐骑。例如,在乌古斯的英雄史诗中,大汗拜因迪的坐骑是一匹 *bo:z* 马;而早期安纳托利亚文学作品中的亚历山大传奇故事中,不朽的基德尔所骑的也是一匹 *bo:z* 马^①。所以,“白义”很可能即是胡人献给中原帝君的一匹骏马,或者它的后代。

第三,再谈周穆王八骏之七的“华骝”。晋代郭璞在注释《穆天子传》时解释道:华骝,颜色黄而带红,即是世人所谓的枣骝。那么,所谓“华骝”应该是黄而带红的一种马。颇有意思的是,古代突厥人很熟识的一种骏马称为 *kula:*,其读音与汉名“华骝”相近,而其毛色特征,则或谓黄色,或谓黄褐色,或谓赤褐色,或者焦茶色,总之,在黄、棕、褐色之间,这与汉籍对“华骝”毛色的描写十分相似。

kula: 可能是“华骝”之语原的更有力证明是:这种马始终被人们视为珍奇和高贵的坐骑。中世纪学者赞基(Zangi)记述道,突厥人所称的 *qula* 或 *kula*,乃是一种长有吉祥的黑色之斑点、条状背纹、鬃毛和尾巴的马。它们被认为是“太阳马”;在奥斯曼时期的许多绘画中,*kula* 马都是皇家成员的坐骑。此外,在巴什库尔迪斯坦(地当今俄罗斯联邦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位于乌拉尔山南端),这种背脊上有黑色条纹的淡黄褐色马则被视作出自伏尔加河中的水生神马^②。

又,凡尔那德斯基记道,一个奥塞梯族学者曾经告诉他,

① Emil Esin, *The Horse in Turkic Art*, pp. 176-177,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10, No. 3-4, 1965.

② Emil Esin, *The Horse in Turkic Art*, p. 191,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10, No. 3-4, 1965.